

记者体验

“五一”小长假期间,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,默默地奉献着。4月29日到5月1日,本报记者随机选择了一些行业,通过身体力行的体验,让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些行业的艰辛,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深深的敬意。

记者“五一”小长假一线体验

有的累得够呛有的还遭冷眼

体验福利院爱心妈妈

照顾孤残儿童得有足够的爱心

本报记者 邹俊美

4月30日,记者来到位于鲁化路的聊城市社会福利院。早上8点半,爱心妈妈50多岁的朱明丽和21岁的郝平已开始忙着给婴儿换尿布,换下来的尿布又脏又臭。不管是换尿布,还是接下来的给婴儿翻身、喂奶等工作,如果没有足够的爱心是做不好的。

福利院有38个孩子,多数都有病,只有六七个孩子会走路,其他的都躺在床上,需要人照顾。9点半左右,两个人开始给孩子们喂奶,这是个技术活,要掌握水的温度和水与奶粉的比例。

记者拿着一瓶配好的奶粉喂脑

瘫患儿福林,她今年一岁多,只有一只手能动,下身瘫痪,吃奶时要一直扶着,如果手累了想松一松,孩子喝着奶就会哭,等她把一瓶奶喝完,记者手都酸了。

给孩子喂完奶就11点半左右了,爱心妈妈又要照顾会吃饭的孩子吃饭,得等孩子们都吃饱了才能轮到自己吃。

吃完饭,照顾孩子们午休。“中午孩子们虽然睡着了,但我们还是不能休息,要时不时查看,给孩子们盖被子,还要特别关照生病的儿童。”

下午2点多,孩子们午睡后起床,接着是洗脸、喝水、加餐、户外活动、做

游戏,忙碌的下午又开始了。

福利院负责儿童工作的臧文芳说,现在福利院有5个未婚“妈妈”,臧文芳本人也是一位未婚“妈妈”。30日中午,虽然不是她当班,但还是抽空来看了看孩子们,孩子们看到她来了,都“芳妈妈”、“芳妈妈”地叫,伸着胳膊让她抱。她说,做这一行要认真负责,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,才能做好工作。在很多人眼里,照顾孤残儿童无非是洗洗澡、换换衣,但是在福利院的孩子们来说,爱心妈妈就是他们的天,几天不见,孩子们都会念叨。



4月30日,本报记者邹俊美在聊城市社会福利院体验时喂孩子吃饭。

本报通讯员 郝平 摄

体验公交售票员:

持续忙碌六个小时 口干舌燥腿发软

本报记者 任洪忠

随着城市公交不断发展,无人售票车已遍布水城,公交售票员这个职业正逐渐消失,但在城区较长公交线路、票价分级的公交车上,仍有几十个人在坚守。5月1日,记者跟随19路公交车体验了一名售票员的艰辛。

早晨6点半,记者赶到19路车始发站聊城市车管所站,挎上收费斜跨小包,拿出公交车票,开始了6个多小时的售票工作。

“您好,请问您到哪里?”“汽车总站。”“收费两元。”

记者撕下公交发票递给乘客,接过乘车费用。“下一站姜堤乐园,有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。”公交车刚从一个站点启动,跟车售票员王凤

莉就喊道:“请不要把头 and 手伸出窗外,带小孩的乘客请看好自己的孩子。”

在近一个小时的单程路线中,几乎每半分钟就要提醒两句,半个小时左右,记者就开始感觉口干。早晨7点半,公交车跑完了单程,停顿约4分钟,接着开始了五个小时的征程。

“您好,请问您到哪里?”“下一站聊大北门,有下车的乘客吗?”在公交车上,记者不停地提示,王凤莉也不断补充记者没有提示到的内容,2个多小时,记者已经不停地喝水,脸笑得发僵,腿也开始发软。

由于是小长假期间,客流一直比较多,很多站点一下子上来十

几二十多名乘客,收钱、找零、撕发票……许多时候都忙不迭,只好求助跟车售票员。

在汽车总站的站点,一下子上了20多个乘客,记者已经不能正常收费、拿发票和喊话,王凤莉帮着查上车人数并喊道:“请先上车,上车的乘客请往后走走,一会买票。”王凤莉熟练地安排乘客乘坐,收齐乘车费用,并提醒乘客抓好扶手,注意安全。

中午1点左右,记者完成了6个多小时售票工作体验,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,会有新售票员继续工作。6个小时下来,记者最切身的感受是口干舌燥腿发软。王凤莉笑呵呵地告诉记者,其实售票工作很简单,熟练了就不会感觉累。



5月1日,本报记者任洪忠在19路公交车上体验售票员售票。

本报通讯员 吕凤莉 乔广新 摄

体验服装导购员:

总站着累点不算啥 就希望顾客别给冷眼

本报记者 刘云菲

29日上午9点半,记者在金鼎购物中心开门时,准时来到二楼的女装卖场“上岗”,在一家品牌女装的门面店里客串服装导购员。这家品牌女装店里有5名服装导购员,不过“五一”的销售旺季,就连店长也要上岗亲自迎客。

记者站在店门口,刚开始有些紧张,不敢张口说话。听着身边的导购员热情地向过往的顾客说“欢迎光临”,渐渐地也照着说出来。记者首先接待的是一位女士,面对热情介绍,她连头也不抬,默不作声,没有丝毫反应,不禁让人有种失落感。一会儿又来了几名女士,

热情介绍后,她们微笑着点点头,这给了记者不小的鼓励。

也许这就是这个职业的一种快乐。站了一上午,记者的腿已经发胀。由于不光站着,还要环视四周的顾客,看到有顾客来,要赶上前去介绍服装,时间不长,头也开始发晕。

试一件衣服很容易,卖出一件衣服很难。一位顾客总共试了20多件衣服,跟记者一块的一位导购员胳膊上搭了一摞衣服,紧跟着那位顾客到处跑,顾客把试完的衣服随手放在导购员的胳膊上。试了一圈,这位顾客还是没找到满意的服装,导购员试图再向她介绍几件衣

服,这位顾客抛下一句“没合适的”,甩手走掉了。顾客走后,这位导购员把所有的衣服再一一整理好。“已经习惯了,我们就是干这个的,有的顾客临走的时候会跟我们说“不好意思”,心里感觉有些安慰,但很多时候都是不搭理就走了。”

该导购员说,节假日别人休息她们最忙,一个月只放两天假,很少有时间能出去转转。“每天都要站着,不能坐下,纪律很严。不过要是能卖出衣服,有了业绩,就很开心。希望顾客在买衣服时不给冷眼,说说笑笑,卖不出去衣服照样开心。”

体验城管执法:

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最大心愿是得到市民理解

本报记者 张召旭

5月1日上午9点半,记者来到位于育新街与花园路路口的执法局便民岗亭,跟随执法局执法支队光岳大队的执法人员一起维持周边市容市貌。而此时,执法人员已经工作了两个小时。

“今天是‘五一’,来公园玩的人特别多,我们早晨来的时候,有些卖冷饮和玩具的小商贩就开始在公园外的非机动车道上摆摊了,已被劝走了。”记者跟一名执法人员沿育新街、花园路和柳园路一带巡视了一番,发现在路上摆摊的小商贩并不多。

在柳园路非机动车道上,执法人员发现有个别摊贩仍在路上卖东西,便上前劝说,眼看着执法人员靠近,小商贩赶紧推着车子离开。上午11点左右,当再次经过柳园路时,有些小商贩又回到路上卖东西。执法人员介绍,有些商贩经常是看着执法人员来了就跑,可当执法人员离去后再回到路上。“我们现在也是一遍一遍巡逻,可人手有限,不可能路上站满执法人员,所以还是希望商贩们能够自觉一些。”

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张朝举说,刚治理育新街时,执法人员每天5

点半就到岗,一直坚持到晚上10点才能回家,早、中、晚饭都在附近解决。“我们白天治理市容市貌,晚上治理周边的露天烧烤,一天得工作10多个小时,到了节假日更忙。”张朝举说,刚开始治理育新街时,很多商贩都不理解,甚至有些市民对此有意见。但是十几天过去了,育新街周边的居民都拍手称赞,不为别的,只因为育新街告别了脏乱和堵车,市民生活更加方便了。“其实我们累点没有关系,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。”

对话开锁匠:

24小时随时待命 半夜有活也得赶紧去

本报记者 陈洋洋

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开锁匠们,每天都形色匆匆,显得很神秘。记者4月29日联系开锁匠小五,准备跟着他体验一把时,却遭到拒绝。小五说,这是因为开锁工作得为顾客保密。虽然不带着记者,但每干完一单活回来,他都愿意给记者说说。

属于“90后”的小五是德州人,目前独自在聊城闯荡。29日早上6点多,记者赶到他的住处时,他已开始准备开锁工具。小五说,干这个活就得每天24小时待命,有时候半夜睡得正香也要出去接活。接到活,就得骑着摩托车飞速往小区赶。早上7点10分,他接到了当天第一单生意。

“我挺爱干这个活儿,只要肯努力,攒够钱娶媳妇没问题。”虽然是个临时的工作,小五依然对这个工作充满了希望,他算账说,如果一天能开10个锁,每个少的20-30

元,贵的50元,这就是好几百元。一接到开锁电话,他总是飞速赶过去。“需要开锁的人都很着急,去晚了人家就找别人开了。”小五说,开锁是技术活,打开只要几分钟,累的是奔波在路上“抢活干”。

小五说,这份工作最让他难过的是不被信任。“给人开完了锁,别人不但不感谢,还怀疑我们。”小五说,开完锁后很少听到别人说“谢谢”,有时候看他们开锁那么快心里很害怕,反复问他们偷东西,或者威胁说丢了东西就找他们算账。“我真的不是坏人,我没干过坏事。”

到上午11点,小五共接了5个活,下午又接了4个活,他算了一下,差不多围着聊城跑了好几圈。晚上9点,小五忙完最后一单生意,回到家里准备睡觉。“在被窝里也得等着开锁的电话,哪怕是半夜,也要骑着摩托车飞奔。”